

張

之

洞

长篇历史小说

文史对照本

中

原著·评点 唐浩明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張之洞
中

长篇历史小说

文史对照本

原著·评点 唐浩明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之洞(上中下)/文史对照本/唐浩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354-3551-4

I. 张…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1212 号

责任编辑:扬帆

责任校对:陈琪 刘惠玲

装帧设计:方葵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86.25	插图:6
版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182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9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卷目录

第一章 试办洋务	1
一 为筹银钱，张之洞冒险重开闹赌	1
二 朝中有人好做官！张之洞派杨锐进京入朝	17
三 以三十万两银子上缴海军衙门为条件，换取闹赌的合法进行	25
四 难道是她？是那个多少年来魂魄所系的肃府丫环	37
五 陈念初原来是桑治平的儿子	50
六 海军衙门和颐和园工程搅到一起了	65
七 醇王检阅海军，身旁跟着握长烟管的李莲英	74
八 世俗之礼都是为常人设的，大英雄不必遵循	84
九 半百再得子，张之洞欢喜无尽	94
十 以中国百姓第一次看见电灯的喜乐来庆贺儿子的满月	103
第二章 筹议干线	111
一 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	111
二 为了一个麻脸船妓，礼部侍郎自请削职为民	122
三 经阎敬铭点拨，慈禧重操制衡术	132
第三章 督建铁厂	144
一 盛宣怀“官督商办”之策，遭到张之洞的否定	144
二 游方郎中给张制台泼下一瓢冷水：橘过淮南便成枳	157
三 病入膏肓的黄彭年冒死劝谏张之洞莫办洋务	185



四	以包揽把持在湖北建国中之国	194
第四章	参劾风波	205
一	为获取信赖，候补道用高价从书呆子手里买来一部 《解读东坡》	205
二	归元寺状告湖广督署总文案	217
三	为早诞皇子，翁同龢向光绪帝献蛤鹿冷香丸	230
四	看到袁昶的密信后，张之洞头晕目眩虚汗直冒	241
五	当王之春亮出盐政账目单时，准备大干一场的李瀚章 立刻软了下来	251
第五章	外宾访鄂	263
一	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	263
二	思想不羁而又心绪愁苦的贵公子	274
三	古老的苏格兰情歌，勾走了辜鸿铭的魂魄	288
四	偷情的辜鸿铭被英国商人扭送到领事馆	299
五	俄国皇太子将要参观汉阳铁厂，这可是一桩扬国威振 民气的大事	308
六	在爱国之情的鼓动下，铁厂枪炮厂以高昂的热情造假	322
七	江湖郎中从武当山带来九截罕见的焦桐琴材	343
第六章	署理两江	356
一	亘古未有的中西合璧婚礼，在湖广总督衙门里举行	356
二	赵茂昌给张之洞送上一个经过专业调教的年轻女人	368
三	正当朝廷内外忙于为慈禧祝寿时，北洋水师全军覆 没	381
四	复出的恭王感叹：即便贵为皇伯，也不能没有权力	394
五	恭王府里，败军之将一吐苦水	406
六	东山再起的恭王，欲以战和两手应付危局	419



第一章 试办洋务

式各命守淋而站，周率由想百站百支一由管亦一式如前守壁限，人

。率扭一
秦瑞士从宜野取长画，一管斜衣开世共百非叙州一奇册，况副
渐，替氏士，况册，委子查巨器册特友。器册国英排一来湖行书来
。就千八概千气主百天笋，概千将四册士

聊湖木对代，世一
聊麻堂用益查捕册辞及中其，筹升聊舞国英雷都堂学聊水。堂学
歇斜，堂卷已式代，筹升聊舞国聊雷都堂学聊副。堂站更楚置册
香为斜乱业中，平三式聊学宝殿主学陪堂学聊副聊水。堂查营，堂
聊黄煎田味又。官筹率率由聊湖麻聊水式书不留衣籍大，查察因出
。聊站堡小查自勇以，一融查立袋，融融

一，聊和由业英国最番一衣兴亦一奇番舞莲意兼大师丈派五第
总，卒：“贵益”县勇友，商而由册奇置册出突常早想回由制个
要需料谷回册一。为筹银钱，张之洞冒险重开闹赌

郑观应从南洋回到广州的当天下午，张之洞便丢开手头的要务，在总督衙门单独接见这位《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双眼深陷，形容清奇，迥然别于官场上那些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庸官俗吏，不能不令张之洞刮目相看。

四十多岁见多识广的郑观应，在这位新近立下大军功的制台面前并无半点自卑之感。他侃侃而谈自己少年去上海钱庄做学徒，后来又去轮船招商局做事的经历，当谈到他如何挤垮美国旗昌公司的时候，张之洞听了捧腹大笑，极口夸奖他的胆识和气魄。从下午到深夜，张之洞从这位涉足洋务十多年的实干家那里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夜已深沉，郑观应告辞的时候，张之洞请他考虑振兴粤省实业的方案，郑观应欣然答应。

三天后，郑观应向张之洞提交一份长达十五页的兴粤实业方案，其中包括治水师，设水师学堂，造军舰，练陆军，办军火厂及炼铁厂和机器铸币厂等。郑观应这些建议均合张之洞的心意，他决定全盘采纳，逐年实施。

当务之急是要编练一支不同于绿营、团练的新式军队。这支军队要全部使用西洋武器，并按西洋操演之法予以训练。张之洞将此事交给熟悉西洋军法的记名总兵李先义，规定编制二千五百



人，期望它能成为广东省的一支百战百胜的军队，故而将它命名为广胜军。

随后，他在广州城北石井坑开办枪弹厂。通过郑观应从上海泰来洋行购来一批英国机器。这种机器可造毛瑟、梯尼、士乃得、诸士得四种子弹，每天可生产子弹八千粒。

与此同时，张之洞利用黄埔附近的原博学馆旧址，开设水陆师学堂。水师学堂聘请英国教师任教，其中又分轮机制造运用堂和舰船驾驶攻战堂。陆师学堂聘请德国教师任教，分为马步堂、枪炮堂、营造堂。水师陆师学堂的学生规定学期为三年，毕业后择优者出国深造，大部分留下作为水师和陆师的军事教官。又利用原黄埔船坞，设立造船厂，以便自造小型战船。

就在张之洞大张旗鼓准备在广东兴办一番强国实业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异常突出地摆在他的面前，这便是“经费”二字。练广胜军要银钱，办学堂要银钱，造军舰更要银钱，一时间各种需要银钱的禀帖如雪花般地飞到总督衙门，雄心勃勃的制台面对着这些禀帖，愁绪满怀，一筹莫展。

广东的藩库，早在关外大捷之前便已清洗一空，万不得已才又向香港汇丰银行借银一百万，到了越南战争停火的时候，这笔银子已用得差不多了。幸亏藩司龚易图手脚紧一些，使得藩库还存有十三四万两银子。练军设厂办学堂，这几件事一做，不到三个月，十三四万银子便又花光了。当张之洞把黄埔船厂急需二万两银子购买机件的禀帖交给龚易图时，龚藩司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实在没银子了，不要说二万，此刻就是二千都拿不出。”

“没银子怎么买机件？”张之洞发火了，“这铁舰也不是为我张某人造的，误了事，你龚易图负得了责任吗？”

龚易图这几个月来，因为拨款的事常挨张之洞的训。他发现自从关外那一仗后，张之洞的性格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不仅对巡抚两司这样的大员客客气气，就是对府县官员也不大发脾气。现在不同了，他对人说话都带着命令的口气，不容你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连解释几句也不耐烦听，动不动就用“你负得了责任”这样咄咄逼人的话来压人。龚易图听说左宗棠跟人说话就一向是这种口气，看来张之洞是在模仿左宗棠。唉，若是这样，今后得处处小心才是。



“张大人，”龚易图用近于低声下气的口吻说，“卑职知道造铁舰是为了广东的海防，您为这些事情操心费力，别人看不到，卑职还看不到吗？只是这藩库确是没有银子了，卑职既无点石成金的本事，也不能去强行搜刮百姓啊！”

“谁要你去搜刮百姓了？”张之洞没好气地说了一句，便摆了摆手，“你回去吧！”

龚易图忙起身告辞，直到走出督署大门，才长长地透了一口气。

藩库是没有多少银子了，龚易图并没有说假话。这些，张之洞心中是有数的。再逼他有什么用呢？共事一年多了，张之洞已把常与之打交道的这几个广东大员摸透了，都不是能吏干员，更谈不上大才，他们只知道按部就班，照章办事，没有人想去出点新主意。若要给他们下一个考语的话，用“平庸”二字最为贴切。

龚易图是平庸到了骨髓，再不可救药了。至于倪文蔚，除平庸外还要加上“老朽不堪”四字。张之洞真想倪文蔚能有自知之明，能自己提出致仕养老；要不，朝廷来一纸命令，调他到别的省去，哪怕是升个总督也罢，到时自己好提名一个能干的人来接替，大家也好一起共襄大业。可这倪文蔚就是赖在广州不动，张之洞也奈何他不得。无论是龚易图，还是倪文蔚，都不能指望他们想出什么法子来筹集银钱，这副重担，只有自己一人来承担了。

从哪里去弄银子呢？再向汇丰银行借款是不行了，就是你不怕背重息，但前款未还，又开口，人家也不会借呀！广东商务发达，从商人那里去敲点银子来？但凭什么叫他们出血呢！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来，这条路也不能走。向朝廷开口？练军设厂办水陆师学堂，并不是朝廷要你做的事，朝廷又哪会给你拨款呢？倘若引来个“经费支绌，诸务暂停”之类的上谕，反而更不妙！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呢？条条道路都不通，惟一的指望还是靠自己。广东还有办法可想吗？

张之洞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都知道总督的这个难题，他们也在着急，但也都没有好办法。郑观应知道了总督的难处，见众人都无法为他分忧，终于忍不住来到督署，找上张之洞。

“张大人，筹款的事，我有个想法。”郑观应坐在张之洞的面



前，迟疑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子可行不可行，我想了好几天，又想说又怕说。看您好些天了都还没有好办法，我只得横下心来，跟您说说，行不行由您自己拿主意。”

张之洞见郑观应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不禁笑了起来，说：“陶斋，你是个走南闯北见过许多世面的人，怎么也这样不爽快起来？筹款一事大大为难了我，我的确还没有什么好法子。你有什么想法你只管说，能行就行，不能行的我自然不会去做。比如你叫我去打家劫舍，像晁盖那样去取人家梁中书十万生辰纲，我自然不会干的。”

郑观应也被总督的这句话逗笑了，说：“打劫的事，我当然不会劝您去做。不过，这事，在有些人看来，也是很光彩体面的，跟取生辰纲也差不了多少。”

“到底是什么，你就明说，别绕圈子了，说得我心里痒痒的。”

“好，我就明说吧！”张之洞的这几句话消除了郑观应的心理障碍，他放心大胆说了起来，“大人是北方人，不知南方人爱赌博的特性，尤其是闽粤两省，不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个个都嗜赌如命。”

张之洞笑了：“你这话说得也太过分了些吧！”

“不过分。”郑观应正正经经地说，“不但好赌，且赌的花样很多，规模很大。这赌博业就有大量的银钱在流通。”

听到“银钱”二字，张之洞的兴趣立即高涨：“你是广东人，一定深知其中内情。你倒是要细细说给我听，让我也长长见识。”

“我先给大人说说福建的花会。”郑观应微微地笑了笑说，“这种花会以三十六个字为赌。”

“三十六个字！”张之洞插话，“哪三十六个字？”

“没有固定的，由主花会者选择，不过都是些常见常用的字，选定后公布于众。主花会者，从中挑出一字来，暗地里写好，然后用纸包紧密，高高地悬挂在屋梁上。屋里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排列着这三十六个字。大家都可以来猜这个字。比如说有人猜，主花会者悬在梁上的字是‘郑’字，于是就在郑字上押一文钱，也可以押十文八文百文千文，随你。如果猜中了，主会者则送你三十二倍的钱。若押的一文，则给三十二文。押的千文，则可得三万二千



文。”张之洞说：“一千文钱变成了三十两银子，这不立刻就发了一笔小财？”

“是呀！”郑观应说，“故而当地有句流行的话说：一文可充饥，百文可制被，千文可娶妻。如押对了一千文钱，便可以拿赢来的钱讨个老婆了。”

张之洞说：“主会者说话算数吗？如果许多人都押对了，他又付得起吗？”

“大人问得好。”郑观应说，“这主会者必定是有钱人家，要么有田产，要么有铺面，大家信得过，才会把钱押给他。若是毫无一点家当的人，是不可能做主会者的。这是多年来传下来的老风俗；若是亏了，主会者卖田卖屋也要付的。不付会犯众怒，他也在地方上呆不下去。”

张之洞点点头，右手习惯性地捋起胸前的长胡须，兴致浓厚地听下去。

“押字的人还可以自己不来，托人办理，主会者也会雇一批人，称做走脚。走脚走村串户，找上门来。你押什么字押多少钱，走脚给你一张收条，押中了，走脚将钱送上门，从中收取二成的脚费。如此，局面就扩得非常大，甚至闺阁中的女流也可以来押。”

“啊！”张之洞听来入神了，“福建的女人也有这种兴致？”
“女人的兴致还大些。”郑观应笑了笑说，“大人您想想，这女人平时不出门，外面的事都不知道，日子过得比男人单调枯燥得多。这一押起字来，一颗心就被字给勾住了，日子就过得比平日大不同了。左邻右舍的女人一见面，谈的就是押字，话题就多了；押不押得中不可估计，说起来就更显得有趣味。于是有的女人就吃斋求卜，有的进寺院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也有的女人真的夜里就梦到菩萨来告诉她，醒来后赶紧就去押这个字，弄得神魂颠倒，寝食俱废。您看，这日子过得不就丰富多彩了？”

张之洞笑道：“是不错，平添了许多内容。”
郑观应说：“这不很好吗，闺阁中最难耐的是寂寞，有这事让她们去挂心，也就不寂寞了。”
停了一会，郑观应又说：“不过，麻烦事也就跟着来了。赢了还好，押字换来高兴；输了呢，那就不妙了，丈夫打骂，公婆责备，



于是瞒着家人再押，想把本赚回，结果又输，典当首饰衣物。首饰衣物当尽，则不顾廉耻了。寡妇因此失节，良妇因此改嫁，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张之洞颌首说：“这就是赌博给凡夫俗子带来的祸害。别的地方只是男人赌，没想到福建的妇人赌瘾也这样大。”

郑观应说：“福建、广东一带的妇人大都吃苦耐劳，当家理事的能力往往强过男人，故而她们参与赌博的兴趣也不弱于男子。”

“说说广东吧，广东人是怎么个赌法。”张之洞暂且置筹银于一边，了解民风民俗，对于一个总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呀！

“广东人是拿乡试中式的姓来打赌，谁猜中谁赢。这叫做赌闹姓。”

“真是岂有此理！”张之洞生起气来，“乡试是何等庄重清贵之事，怎么能跟赌博连在一起！”

“于此便可见广东人好赌成癖，不管清贵卑污，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赌，什么东西都可以赌得有滋有味。我先说几个小赌给大人听听。”郑观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比如有个人有一件很好的衣服要卖，标价三串钱，因为价太高，没有人来买。于是他拆开来，以一百文钱为一标，折成三十标，当众抓阄，谁抓了这件衣服就归谁，以一百文钱买三串钱的衣服，太划算了，故人人都乐意来参加。”

张之洞说：“三十人参加，只有一人得到，没有得到的，那一百文钱不就白丢了？”

郑观应说：“没抓到，那一百文钱是白丢了，但损失很小，若抓到了，则收益很大，碰碰运气嘛，广东人最是喜欢碰运气了。一个人的一生说穿了就是碰运气。小的事碰对了，得小运，大的事碰对了，得大运。一生得了几个大运，这一生命就好了。连曾文正公都说信不信书，信运气嘛。”

张之洞慢慢捋着黑白相间的长须，默不作声，似有许多感悟一时都向心中涌来。

“民间是这样，官府也这样办。三年前，一个大商人犯了事，他的豪华宅园籍没归公，作价十万银子。没有人买得起，就将它分为二万标，一标五两，结果被城郭一个卖菜的农夫买去了。他拿这个豪宅没有用，于是减去二万，以四两一标，再卖，结果被一个秀



才买去。那个秀才得了这座宅子，高兴得见人就问，你知道我是哪个吗？”

张之洞奇怪了：“他为什么要这样问？”

“他怕自己是在做梦，要别人证实一下是真的呀！”

“哈哈哈！”张之洞掀开胡须，快乐得大笑起来。

“现在来讲这个赌闹姓的事。”郑观应见总督大人这样乐意地听他讲赌博的事，自己的兴致也高涨了许多，“闹赌是广东最大的赌，遍设全省九府四州二厅，没有一处不参与。办赌的人不是票号老板，便是本地的大富家，每逢乡试之年的二月初一日开局，一直到主考进闹之日止。大姓不赌，专赌小姓冷僻姓，办赌者要把不赌的大姓，如刘、李、张、王、陈等公布出来，其他未公布的姓则可赌，以二十姓为一条。列出若干条来，或十条或十五条。每条都可以押，押金一元、二元直到十元，听便。然后再以押金多少分为十类，相同的押金为一类，一类中又分若干列，一列以千人为限，满了一千人后再开一列，故而每一条中列数不等，有的姓押的人多，列数多，有的姓押的人少，则列数少。一元类的一列则为一千元，二元类的一列则为二千元。将此分为两部分：十成取一归办赌的主人，十成取九归投标者，内中又分头标、二标、三标。头标分十成之六，二标分十成之二，三标分十成之一。头、二、三标这样分：二十姓中猜中十姓的算头标，猜中六姓之上的算二标，猜中三姓之上的算三标。”

张之洞说：“这中间的头绪还挺复杂的嘛！”

“是很复杂，我只说了个大概，内里还有许多细节，我还没说哩。一元类的头标是六百元，二标二百元，三标一百元。若是十元类，头标则是六千元，二标二千元，三标一千元。有几个人中了头标，则几个人平分，比如说，这一千人中有一百人中了头标，投的都是壹元的标，则一百人分六百元，每人分六元，若投的是十元的标，则一人分六十元。因为参加的人多，所以总数很大，全省大约有二三千万的投标数。”

“慢点。”张之洞看出这中间的要害来了。他停止捋须，打断郑观应的话，“你刚才说开办的人抽十成之一，若二千万的总投标数，他就得到二百万，若三千万的总投标数他就得三百万是吗？”

“是的。”郑观应知道张之洞的心已被开办者所获取的暴利打动



了，“他这是包赢不输，而且是净得，连开支费他都不出，因为这中间还有一项规定，从剩下的九成再取十分之一来作为所有的局用及脚费纸张等经费。这笔钱便转到投标者身上了，开办人是净得总数的一成。”

“那不行，官府要抽税。”张之洞的口气，听起来像是三分气愤七分嫉妒似的。

“这事行了许多年，过去都没有明文抽税，只是开办者背地给各衙门送红包。红包有大有小，大的数万元，小的三五百元不等。自从长毛作乱后，军饷浩大，藩库拿不出钱来，巡抚衙门就打起这事的注意了。咸丰三年军需局成立，便下令要先前办赌的人出血。办赌人无法，凑了四十二万银子给军需局。从那以后便成了定例，而且每次都有增加。到了同治二年，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两，抽得办赌者一个个心疼得不得了。”

“有什么心疼的？这都是不义之财。办赌的交出不要心疼，官府抽了也不理亏。”张之洞仿佛一时之间断然拿定主意似的，“陶斋，你的点子想得好，我也不增加了，就依同治二年的例，一百五十万银子。乡试之年要到明年，只是我眼下急需银钱用，等不及，要前年办赌的那些人马上凑一百五十万两给我应急；不然，明年本督就不准他们办。”

郑观应见张之洞立即就决定下来，而且大开狮子之口，张嘴便是一百五十万，心里不免吃了一惊。他既佩服张之洞这种办事的魄力，又担心办赌人反对，因为十多年前的高额征税是要负担军饷，现在国内并无战争，那些贪财如命的办赌人会肯出这多血吗？起身告辞的时候，他特为叮嘱一句：“张大人，这是一件大事，你还得多听听别人的看法。特别是广东省的抚、藩、臬三台，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张之洞为此很兴奋。他给桑治平、杨锐、辜鸿铭几个人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赞成，尤其杨锐更是拍手叫好，认为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桑治平也觉得事属可行，只是不必定一个固定的数目，不如也来个提成，从主办者的手里提取四成或五成。张之洞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说：“就定五成吧！官府和办家对半分。就这样，他们也赚得太多了。我若不许他们办，他们一文钱也赚不到。”



张之洞已在心里将这事定了。过几天，他把广东抚、藩、臬三宪请来商量这件事。谁知，他的话才讲完，倪文蔚就连连摆手，龚易图一脸惊色，沈镛经面无表情。三大宪的反应，大出张之洞意料之外。

六十五岁须发皆白的倪文蔚急急地说：“张大人，闹赌一事禁止十来年了。那年英翰做粤督时开禁过一次，结果弹章四起，年底英翰便因此革了职，气得他一病不起，第二年便含恨去世了。张大人，英制台是前车之辙，闹赌万不可再开。”

原来，此赌早已禁止，这一点郑观应并未说明，张之洞还不知道。不过英翰革职是在同治十三年，当时正在四川做学政的张之洞知道，他是为着一桩贪污案被革职的。第二年死时，朝廷又说他与此案无关，还给他一个“果敏”的美谥。

见张之洞抚须吟沉，默不作声，一向会看脸色行事的龚易图，估计张之洞被巡抚的这几句话说得打消此念了，便壮着胆子补充：“张大人，卑职知道，您是因为设厂办学堂缺银钱，逼得无法才这样做。您这番苦心，卑职明白，别人却不一定明白，还以为大人您为牟利而不择手段。倪大人说得好，闹赌决不能开，因为这里面弊病太多，得不偿失。”

张之洞目光峻厉地望着龚易图：“这里面有哪些弊病，你说说。”

望着张之洞凶凶的眼光，龚易图生出几分怯意来。他看了一眼倪文蔚，倪文蔚忙给他打气：“龚方伯，闹赌弊病，是明摆着的，张大人来广东不久，不了解内情，你拣几条重要的，说他听听。”

倪文蔚这种摆老的口气，几个月前张之洞还觉察不出，现在听起来很是不舒服。

龚易图略为想了一下说：“这闹赌第一个弊病就是亵渎了乡试。乡试乃朝廷三年一次的抡才大典，入闹者尽皆十年寒窗苦读的秀才，他们都是功名在身的人，中试者更是将来国家的栋梁之材，怎么能容忍无知无识的愚民村妇拿他们的姓作为赌注来戏弄玩耍呢？”

龚易图的话有道理，做过两度乡试主考官的张之洞不能不赞同。

“其次，有押银元数目巨大的人，为获暴利，则拿银子去收买

南) 次白事
六) 中《五通平
一《区朝新也本
新也本气肆所可
之德科合理商育
——事
解失窃天册
主系气肆前，其
随行盛快其，善
重以商巨官，抄
文二：林四突金
尖学主第，翻二
是。示重中器社
糖木”夜映二林
文美其，随街
夜映二，“少善
个甜香气团合”
人器不烟酒，表
“也甜文美香土
能流部已平文二
首”夜映和。翻
“苏林德福西梅
，也半翻二美
如来气新庭内叙
常技自味糖开以
翻士学第。具行
气双新，决美立
能之融，新也未
“时味美京，新
下”：日透立气
”。言甜美



李伯元《南亭笔记》中《广东乡试陋习》一节记载广东乡试官商联合作弊之事——

顺天府尹顾璜，简放广东主考。其处盛行闹姓，有巨商以重金买四姓：二文二梅。欲主考头场题中宣示。是科二题为“衣锦尚纲，恶其文之著也”，三题为“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膏梁文绣也”，二文字已昭然若揭。诗题为“雪树两折南枝花”，是二梅字也。事后内监试卢秉政，以开缺知府赴京引见。某学士觐之某处，谈及广东乡试，颇多蜚语，究竟如何？卢正色曰：“不是谣言。”

主考和副主考，请主考、副主考在最后圈点时，照顾他所押的那些姓。这样一来，乡试以文录取便变成以姓录取了，公正没有了，王法没有了，贻害甚大。”

张之洞心里想：考场舞弊最令人痛恨，如此说来，广东的舞弊又多了一层，的确有危害。

“第三，乡试之年，从二月初一日开局，到四月初一放榜，整整两个月，所有投标之人都是为此事弄得士人无心读书，农人无心种田，工匠无心做事，商人无心经营。因投标人多，整个广东士农工商几乎都停止下来，这对广东全省有多大影响？”

张之洞心想：影响是有，要说全省士农工商都停业，说得也过分了吧！

“还可以说出好些弊病来，我看这几条就已足够厉害了。”

张之洞转脸问沈镛经：“你看呢？”

沈镛经迟疑片刻答：“刚才倪抚台和龚藩台的话都有道理，我看此事朝廷既然早已禁止，自然是弊病太多的缘故，应以不开禁为好。”

送走广东三大员后，张之洞对闹赌开禁不开禁犹豫起来了。

倪文蔚、龚易图的话确是有道理，倘若自己仍在京师做朝官的话，得知这样的事必定会坚决反对，因为不需要任何道理，仅将乡试与赌博连起来就觉得十分倒胃口了。可是现在，有过三四年督抚经历的张之洞，对于当年那种书生意气，已不再持全盘肯定的态度。

过去那些京师清流朋友们，自以为天下事事关心，但就是不谈生财获利之事，几乎所有的清流都认为言利非君子之所为。今日的张之洞方才真正明白，天下实事的兴办莫不是建筑在财力的基础上，而其最终目的又莫不落脚在“利益”二字上。不谈财、不言利就不能有芸芸众生的安居乐业，也不能有国家的强大兴盛。就拿眼下来说，若没有银钱，则一切美好的想法都不能付诸实现。

他素来敢作敢为，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的，往日无权无势的小京官尚且心高胆大，何况如今八面威风实权在握的南国总督，其他的均可置之一旁不顾，最令他犹豫不定难下决心的是朝廷曾有禁止闹赌明令。不请示，则是有意违抗朝命；请示了，则又明摆着办不成。办不成则筹不到银钱，没有银钱则一切新举措都将半途而



废。

就在张之洞最为苦恼的时候，省抚台衙门的巡捕赵茂昌来到总督签押房。

“香帅。”

赵茂昌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张之洞，这一声与众不同的称呼，让张之洞的心中油然而生出几分惊喜来。他身为制军，可称作大帅。字香涛，按当时官场的惯例是可以称为香帅的。但还从来没有谁这样称呼他，这中间另有一个缘故。总督都可叫大帅，但对于文人出身而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总督，人们通常还是不称他为帅，人们只是将几位立有军功的总督称为某帅，时下最有名的几大帅就是曾做过两广、两江总督的岷帅刘坤一，现任两江总督的九帅曾国荃，署理过两江总督现任兵部尚书的雪帅彭玉麟，以及刚刚去世的前两广总督轩帅张树声。张之洞虽十分羡慕这种称呼，但比起刘、曾、彭、张，他自知还比不上。可是，现在就有人这样叫他了，心里虽得意，毕竟是第一次，他还觉得不太习惯。

“竹君，你不要这样叫我，我没有上过沙场，称帅总有点名不副实。”

“香帅，称你为帅是最名副其实了。”赵茂昌一本正经地说，“上沙场攻城略地，其实是将的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是帅的事。您选贤任能，制定方略，提供军需，掌握全局，坐镇广州而决胜于镇南关外，这才是真正的大帅，古之张良、谢安，今之曾文正公，都没有跨马挥刀，冲锋陷阵，谁能说他们不是大兵家呢？要我说，九帅、岷帅他们还真的比不上香帅您哩！他们只是胜了自家人，您是胜了洋人，灭了洋人的威风，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您不叫大帅，这天下还有谁可当得上大帅呢？”

赵茂昌的马屁，拍到点子眼上，张之洞听着心里舒服极了。他想想也是：帅和将就是不同，打中国人和打洋人就更不同了，自己还真的是名副其实、最有资格叫大帅的人！

张之洞对眼前这个面庞清秀、身材匀称的文巡捕顿时生出很大的好感来，以素日少有的慈祥语气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纳贡出身的后辈说：“竹君，你刚才是要对我说什么话呀？”

“香帅。”见总督如此亲切地叫他的表字，赵茂昌知道刚才这几句话甚得张之洞的欢心，遂气势旺旺地说：“我听说您这几天为闾



赌一事在愁闷。”

张之洞想：这事有说能办的，有说不能办的，赵茂昌也是个明白晓事的人，何不叫他说说自己的看法呢。于是打断他的话：“这事能办不能办，你不要有顾虑，放开胆子来跟我说说。”

“卑职来广东四五年，这闹赌之事也听得多了。说不好的人大都是官府里的人，说好的大多是百姓。百姓说的是真心话，官府人说的多半是假话。”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张之洞目光锐利地望着赵茂昌。

“从表面上的大道理来说，将乡试举子的姓名与赌博连在一起的确有辱斯文，一旦有人来攻讦，主政的人总觉得于理有亏，禁止才是理所当然的。公开场合，他们不得不禁止这种赌博。但是有此赌，于公于私都有好处，故他们骨子里并不想禁，因而说的都是假的，表里不一。”

“嗯。”张之洞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于公来说，闹赌能给官府带来一宗大款项，解决不少困难；于私来说，从省到府县，哪级官吏不从中得到收益？一下子禁止，大家都没有了，口里虽说好，心里却不是味道。老百姓则不一样，他们不要说什么脸面话，心里怎么想的，口里就怎么说，也不去考虑久远的得失，什么事能给他们眼前好处，他们就去做。”

赵茂昌见张之洞的眼神里满是期待，干脆直截了当地说：“香帅，您还不大清楚，这广东人天性好赌，赌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欢乐。好比说，他用气力赚来一串钱，他心里没有多大欢乐，若是用赌博赚来一串钱，他就欢乐无比。即使他为这一串钱耗费一串五甚至两串，他也会感到快乐。又如，官府要他们捐钱买公益事，他们决不肯捐，捐一文钱就如同要他们出一碗血一样。但是换一个方法，让他们花一百文、二百文去买一根签，然后凭这根签去抽号，若抽到了则可得一个价值十倍百倍的礼物，明知抽到的机会极小，他们也会乐意去做，而官府则因此获得一大笔银钱。这样做，彼此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张之洞微笑着：“这真是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各地有各地的人性。北人质朴实在，这种投机取巧的事，大都不屑于为。”

“正是这话。”赵茂昌忙恭维，“若说我们吴人，也不会这样。吴人精明，算一算，一千人、一万人中才有几个人中彩头，自己明